风情万种

斑驳的古城时光

□许燕妮

周末逛古城,是漳州人如今的"时兴",走一段石板路,看一眼老骑楼,吃一碗漳州特色小吃,让人感觉怀旧又文艺,连时光都变得慢而悠长。

而最能让人有这种感受的,莫过 于修文西路上的文庙了。

如今从漳州古城北人口开始,步行到文庙,仅仅需要五分钟,这个距离与我儿时的记忆相比,要短了许多,经过修缮后的古城,石板路更更整顺滑,也显得愈加宽敞。我家的电屋就在马坪街,现在被称为延安部路,小时候到文庙需要在小巷中弯等绕许久才能到达。我4岁那一年,不知因了什么缘故,独自一人走丢在以段弯弯绕中,家人疯找了半日未果,正欲报警,我正好被文庙附近开小店的老板送了回来。因着记忆太浅,怎么都想不起来这段迷失的回忆,但每次走到文庙,却总是感觉特别心安。

阳光透过浓密的榕树荫,星星点点地倾泻下来,沿街的铺子还有许多未开门,木板做的门面一道两道地紧挨着,墙体的石板深浅不一,几只细小的蚂蚁钻过落叶底的缝隙慢慢往前爬,空气温润不潮,闻起来透着清新绵长的味道,初冬的古城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暖慵懒的小美好。

很快,一道长长的砖红色的围墙,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这便是文庙的后墙了。红色的围墙上偶有剥落,露出深深浅浅的白,那是时光留下的痕迹,金色的琉璃屋瓦闪着光,灰白色的燕尾脊在半空中拉出一条弧线,高高地散播着属于文庙的气息。

一右拐,先看见两座高大的牌坊横跨路中,上书"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这是漳州文庙的附属建筑,据说始建年代无法确定,只知道民国时期曾重修过。"德配天地"出自《庄子·田子方》:"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形容道德可与天地匹配,"道冠古今"则是指贡献如同天一样大,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跨过一道红色木质大门,是一方院落,门后散落着一块断裂的石碑,像是重修的碑记,还有许多石构件,应该是自修建文庙的历朝中留下的。走过院落,便是"戟门",这是大成殿前院落的大门,跨过这道门,才算真正走进了文庙的世界。

从建筑欣赏的角度来说,文庙是十分有特色的。大成殿至今保留了早期的闽南建筑特征,同时也融入了北方的风格,营造法式特征十分明显。无论是龙嘴造型的木头,还是精美的天花彩绘,抑或是那些留有宋、明遗迹的柱础和梁柱,兼容并包的理念让文庙呈现出建筑艺术上的多元与交融。那些来来往往进出这里的人,我相信有许多是被文庙独特的历史气韵所吸引。

耳畔突然传来琅琅读书声,这让 我忍不住开始想象文庙千年以前的

清乾隆《漳州府志》中记载,宋庆 历四年(1044年),建州学于州治巽 偶,也就是现在的漳州西桥中心小学 内,同时在毗邻之处兴建漳州府文 庙,由于州学与文庙连在一起,所以 又称为学宫。

从那时起,文庙便是学堂。

朱熹大概是漳州文庙中最知名 的"先生"了。宋光宗绍熙元年庚戌 (1190年),夏四月廿四,朱熹到漳州 任职,时年六十一岁。翌年三月,朝 廷调朱熹主管南京鸿庆宫,于四月廿 九离开漳州,在漳任职整整一年。即 便是只有短暂的一年,但他善政德治 之绩十分斐然。有一段文字可以说 明:"公在漳首尾仅及一期。未至之 始,吏民闻风竦然,望若神明。及下 车莅政,一以道德正大行之,人心肃 然以定。官曹厉节志而不敢纵所欲, 官族循法度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 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踪而不敢冒 法。郡中讼牒无情者畏惮不敢复出, 平时习浮屠为传经礼塔朝岳之会者, 一禁而尽息。良家子女人于空门者, 悉闭精庐归复人道,奸民多鼠窃,自 公至,未尝有峻惩者,而皆望风屏 迹。民无夜警,外户不闭。"

除却朱子,来过这里的据说有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还有明末学者黄道周,也有孔老夫子的后代,大概在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孔子裔孙孔任率家人避兵入漳,子孙世代皆居住于文庙直至明代。文庙的历史就这样历经风烟,被一朝一代逐渐记录下来。

循着读书声,踱步来到文庙大成殿右侧的国学堂。"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这一日,朗读的是《诗经》中的《国风·王风·扬之水》。墙上挂着一幅孔子的画像,站在最前方领读的是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女老师,一句一顿,字正腔圆,下面正襟危坐的是一群穿着汉服的下面正襟危坐的是一群穿着汉服的下下。是义务教学,教与学均是发自内心,无一丝世俗的尘埃。读过几遍后,老师开始播放这首诗的弹唱,唱腔悠扬,一唱三叹,拉长的音韵久久萦绕在耳畔,竟教人听出了其中的心伤。

讲着《诗经》的国学堂,禁不住叫人久久地怀念起孔子、朱子来。钱穆曾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圣人的思想穿越千年,在历史的涛声中回响至今,让后世之人在那些闪着光亮的历史片瓦中汲取智慧的力量。

走在古城的青石板上,回看暮色中的文庙,砖红色的围墙显得大气安详,周围是三三两两不断经过的路人甲乙,文庙就这样不动声色地走入了古城的日常。

吾乡吾土

云水溪畔说和贵

□尔 曼

生在南靖长在南靖,我清楚地记得每一座土楼的地理坐标。一次次走过崇山峻岭,穿过竹林树海,总是贪婪地享受着云水溪畔微风拂过,呼吸岁月洗礼的泥土芳香,触碰鹅卵石

上跳动的历史足音。 圆楼常有,方楼不常见,像和贵 楼这般神奇的方楼更属稀罕。15间 凹形平房如围墙一般将主楼包裹其 中,打从见面的第一刻起就在诉说自 己的与众不同。护厝大门与主楼大 门错开,位于正中偏右处,难免让人 想起北京四合院大门,异曲同工之处 在提醒着人们土楼实则北民南迁的 产物。只不过"三间一堂"式祖祠兼 私塾学堂位于主楼正中,又不知不觉 地将你拉回闽南深山。"厝包楼,子孙 贤,楼包厝,子孙富"的结构格局,想 必是出于风水的考虑。与楼民的闲 谈,证实了我的猜想。280多年前, 简氏第13世简次屏寻得一肚腰兜状 沼泽地,请教地理先生后得知其为风 水宝地,若在此建立基业,子孙会人 丁兴旺、读书中举、福禄寿全。简次 屏一听,放弃考举人,花下一万五千 两银子一心建楼,于是有了占地近 1600平方米、现存最高的五层方楼

一和贵楼。 走进和贵楼,学堂上"和地献奇山川人物星斗画,贵宗垂训衣冠礼乐圣贤书"的祖训与楼外"和亲既康乐,贵子共贤孙"的门联共同诉说着简氏族人的宏愿与信仰。学堂内传来的惊叫声吸引我走了过去。原来是游客在天井间弹跳,鹅卵石地面上下晃动,不争的事实印证和贵楼是一艘沼泽地上的诺亚方舟。据说当年和贵

楼刚建一层就如沉船般慢慢下沉到 烂泥地里,简次屏偏偏不死心,相信 "风吹千年杉,水浸万年松",请来上 百个帮工,砍来100多立方米的松 木,在下沉的楼墙上打桩,用卵石砌 就一米多高的墙脚再重新夯墙。外 墙底层夯土墙厚1.34米,往上逐层收 缩10厘米,夯筑到四层后停工一年 待楼基稳固才建第五层。21.5米高, 140个房间,到底是什么支撑简次屏 在沼泽地上创造建筑史上的神话。 与其说是风水,不如说是骨子里的执 念。资料显示,土楼的诞生与客家人 这一特殊群体息息相关。早在秦国 征岭南融百越时期,因战乱等原因, 他们逐渐往江南、闽粤赣一带迁徙, 到南宋已成为相对固定的客家族 群。背井离乡,四处逃命,在异乡反 客为主,需要的是安宁与安全。或是 择取层层山梁作为屏障,或是在险要 之处定居,显然大山深处危险的沼泽 地在当初给足了简次屏安全感。这 群中国的吉普赛人,逃亡中激发的生 存本能和无限聪慧,让我们今日所有 的震惊有了合理的答案。

走出学堂,两口水井分布其两侧,左边明亮如镜,甘甜可饮用,右边井水却浑浊不清,完全不能饮用只能用作日常洗漱,当地人将它们称作"阴阳井"。由于沼泽地浅层是腐烂的沼泽水,深层才是可供饮用的地下水,当初建造者肯定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必定将井打到了地下水层。水位均高出地表30厘米左右,相距仅18米,水质却截然不同。无法科学解释的现象反倒成了大自然反馈给

后人的神奇风景。细看"阳井"之中,

清澈的水面投射出几片的云彩,几只 鲤鱼在其间跳动,仿若一幅水彩画, 灵动鲜活。置于几百年前,这也是客 家人智慧的体现。生存无危方有生 活可谈,井水是否安全可用看当中鲤 鱼便知。客家人定居于此摆脱远方 的战乱,也要躲避山匪的破坏,生存 安全是客家人任何时刻最基本的追 求,这在土楼大门构造上也可见一 斑。和贵楼大门门板取材于耐火的 "咬冬木",厚达10多厘米,门梁上方 设有三个灌水道,若遇盗匪用火攻门 可从二楼往下灌水灭火。细看底层 并无窗户,二层也只有一条不足20 厘米的通风小缝,三至五层窗洞也是 内大外小。可见,大门一关便是一方 高枕无忧的小天地。

打从土楼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简氏后人更用心呵护先辈留下的 宝贵财富,游客已无机会大批量上楼 参观。征求主人同意,我有幸上楼走 一遭。上至顶层,透过方寸窗洞向外 望去,是一座形似笔架的小山,当地 人称其"笔架山"。原以为这又是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一问才知山上尖峰 是简氏族人历经3年时间用畚箕担 土一担一担堆积而成的,他们认为这 样可使楼里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对 文化的渴求,对家族荣耀的美好期盼 早已融入简氏后人的血液。也难怪 楼内悬挂那么多布满历史尘埃的牌 匾。"进士"牌的主人名叫简逢泰,12 岁中了进士,后官至工部屯田司主 事、两广分巡道;另有两块"兴学敬 教""兴学利侨"匾牌。

出了土楼,用手抚摸粗糙的墙 体,有些已是凹陷不平,斑驳的表面 清晰可见修补的痕迹。一问才知道, 1864年太平天国陷落后,和贵楼楼 内房子被烧了一大半,楼外墙也严重 烧裂倒塌,直到第三年才重修复原。 如今,又过百余春秋,历经风雨依然 古朴厚重、沉稳坚固。后人常说土楼 由生土、糯米、红糖混合夯筑而成,物 资匮乏的年代里糯米、红糖如此奢华 的取材着实有待考证,但生土定是不 假。生土建造,看似原始却远超今日 任何环保材料,没有丝毫污染;竹片作 为墙中拉筋,似乎落后,其实古人早就 明白钢筋的重要性;夹板作为建筑工 具,或许简陋,但已是科学建筑又不是 艺术性的最好体现。方寸天地,一石 一土,处处彰显着客家人的自信。

世界之大,唯有闽南才有土楼如此奇特的建筑。土楼众多,仅有和贵楼如此不凡的一处。与其说和贵楼是建筑史上的奇葩,还不如说是一幅绚丽的画、隽永的诗、沁心的歌。画里,是一群中原男子携妻带子,栉风沐雨,躲避贼寇,绘制出以和为贵的家族蓝景。诗里,有你伸手可摸的历史,一束天光直射楼内,只要你愿意,便可牵起古人智慧的手,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歌里,是咚咚作响的楼板声,还有少女卷起裤腿坐于溪边岩石上,听溪水拍足,鸟叫蝉鸣。

开春了,不远处的稻田里焕发出了生机,在卵石垒制的古道上拉出一道耀眼的光,在夕阳的余晖中,闪烁出历史的靓影。

随感录

十里窑烟

□黄水成

曾经,克拉克瓷是一个重大的谜 团,像山腰上的雾霭,笼罩了几个世 纪。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琯溪蜜柚被大力推广种植,平和各地村民纷纷上山开荒种柚。泥土中一种坚硬的物质,一次又一次硌伤了锄头,震痛了村民的虎口。平和南胜、五寨各地山头接连响起清脆的碎瓷声。越来越多的瓷片从泥土中现身,散落在各地山坡上。泥土之下竟藏着宝贝,消息不胫而走,聚焦了世界的目光。

纯朴的乡下人或许有一时的惊讶,却不会有更多的联想,否则,这些无名无姓的残片不会被任意散落在山野间而无人问津。当年的柚农绝对想不到,日本、欧洲各地专家学者已为这些残片苦苦寻找了几个世纪。

在欧洲,中国瓷器素有"白金"之称。这些泥土结出的"果实",洁白釉下施以青花图案,从中透出的神秘光芒令王公贵族们心驰神往,成为上层社会最奢侈的珍玩,也鼓动一些野心家们铤而走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这些海上强国,为争夺东方的陶瓷,不惜兵戎相见。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截获 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 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瓷 器产地不明,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 为"克拉克瓷"。不久,荷兰人又截获 另一艘满载十万件中国瓷器的葡萄 牙商船,船上瓷器被强行拍卖。这些 劫来的中国瓷器,不仅数量多,而且 风格独特,很快被疯抢一空。荷兰人 从海上抢得盆满钵满,但这些瓷器究 竟产自哪里,几个世纪来一直是个 谜。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阿姆斯 特丹举办了题为"晚到了四百年的中 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 均是从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沉船中 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 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

国外专家一直苦苦追寻"克拉克 瓷"的产地,却始终不得。二十世纪 50年代,国内也开始寻找"克拉克 瓷"的原产地,足迹遍布江西、广东、 福建数省,几十年来毫无结果。恰 巧,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在平和 南胜、五寨各地山头上,常有一些残 片被村民挖出。当时,为了寻找一种 "漳州器"的米黄色釉小开片的瓷器 及窑址,故宫博物院还派出一个专家 组到平和考察。考察中,专家们意 外发现平和南胜、五寨的几处古代 窑址,当时还出土一些与克拉克瓷 形制相仿的残片。然而,谁也没把 它们和海外热炒的克拉克瓷联系起 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越来越 多的村民开山种柚,又有几处古窑 址相继问世,才重新引起国内外陶 瓷界的注意。

巧的是,当时日本关西地区也出土了一批"产地不明"的青花和彩绘瓷器。二十世纪末某一天,平和南胜和五寨突然来了大批"番客",他们在山野里四处探寻。乡下人露出惊异的目光愣愣打量这一口"番腔"的目光愣愣打量这一口"番腔"的自光愣愣打量这一口"番腔"的客人,却不知他们在自家田园探的特人。这支由中日两国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对平和窑遗址进行历史性勘察。在三次大型考古发掘中,南胜华仔楼窑址、田坑窑址、五寨洞口窑址等一百多个窑址陆续出土,结果令人喜出望外,平和窑口烧制的瓷器,其

装饰题材、纹样、工艺与"克拉克瓷" 完全一致。曾经震惊西方世界的克拉克瓷终于露出它的光彩。山野迷雾中的十里长窑露出了头角。克拉克瓷,在经历了近四百年的漂泊后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家乡,诸多历史悬疑得以证。

素有"日本陶瓷之父"之称的縨 崎彰一先生闻讯率团前来实地考 察。在平和五寨洞口陂沟窑前,这位 "陶瓷之父"长跪不起。他哪能不激 动?在日本,青花瓷器、素三彩香合 等被称为"汕头器""吴须手""吴须赤 绘""交趾香合"等,但这些名瓷的产 地始终不明,他为之耗费大半生心 血,执着的日本人更是为它们足足寻 找了四百多年。平和古窑群的发现, 彻底解决了他们心头的谜团,先前陶 瓷界的诸多疑问也水落石出。平和 窑的发掘被国际陶瓷学界视为世纪 之交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平和窑也 在一夜间跻身世界名窑的行列,它证 实了"克拉克瓷"的故乡在福建平和。

在老人们的传说中,南胜、五寨 曾现十里窑烟相望、千帆锁江运瓷的 热闹景象。这延绵起伏的山丘上,至 今无法估计还有多少古窑群被深埋 地下。但可以想象,当年这漫山遍野 的蜜柚园中,窑厂林立,窑烟相接,水 车如钟摆般日夜不停转动,轱辘声。 夯土声、揉搓瓷土的拍打声、窑工们 的嬉笑打骂声……此起彼伏。制瓷 成了最大的营生,家家户户以瓷为 生。当年的南胜、五寨,巨大的窑厂 连成一片。一框框新瓷呼啸出炉,带 着窑口的余温,从山坡上被小心抬上 小舢板,顺流而下,几经辗转,踏上陌 生的国度。或许,连窑主都未必清 楚,他们的瓷器有一天将惊动异国城 邦的贵族,成为竞相追逐之珍品;更 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的窑场会成 为后世的谜题,令人苦苦追寻了几个

在蔡家堡晃悠半天,从数百年历史的古堡,到散发历史气息的窗棂,村史馆里那些曾经在田地里奔跑的犁、耙、锄头,在家里不同角落散发烟火气的酒瓮、水缸、瓢、盆、碗以及墙上的青砖、砖缝里那一丛丛在风中摇曳的草,蔡家堡到处都有故事,有回忆,只要能在记忆里触动某个启动键,那些故事就像围绕蔡家堡流淌的花溪水,流淌出不同的韵调。

在蔡家堡的韵调里,有一种,那就是美食。晃悠之后,在满足视线和听觉之后,民以食为天就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时候,美食就成为重要的目的,味道就是最好的向导。当一盆主食上桌的

不同,就像在一条河流里,不同的 鱼有不同的生活空间,不同的角 色。鱼如此,人也如此。

相对于鱼,大肠咸菜笋是另外的味道。猪大肠、咸菜、笋,混杂地煮在一起,没有显赫的出身和傲人的观感,但下饭,能够满足味蕾的需求。汤勺和筷子一起挥动,就是要让这大肠咸菜笋尽快到达自己的口里。时常听说,想吃什么就意味着身体需要什么,大肠咸菜笋很容易触动杀猪、揉制咸菜、上山采笋等等劳作和艰辛以及快乐并存的童年记忆。

主菜蔡家堡土鸡煲的上场往往比较迟,好像主角的出场总得有点架势。闪烁着黑色光芒的煲

地方风物

在蔡家堡,按下 味蕾狂欢的启动键

口黄荣才

时候,口水就开始吞咽。主食往 往是菜饭,或者咸菜饭,或者笋 饭,还有包菜饭,简单,但吸引目 光,有众多的心弦就在这时候悄 然怦动,有关儿时做菜饭的记忆 就在脑海或者言谈之中开始喷 涌。一盆菜饭,就好像一首乐曲 的主旋律,定调了在这一餐饭的 主调就是乡村。除了菜饭,常常 有一道主食,就是卷子粿拼五香 条,用大米米浆蒸成的白色卷子 粿,被切成一段一段,放置在白色 青花瓷盘,有种凉爽的感觉。刚 炸出锅的五香条,是另外一种颜 色,形成鲜明的色差。五香条切 口处,香味弥漫而出,馅料在那勾 引筷子的方向,蘸一些佐料,香味 就在口里举行一种集合。

汤是少不了的。用虎尾轮、 春筋藤、石橄榄、五指毛桃等炖成 的汤,把山野的气息从大山之上 拉扯而来。清淡、香甜之外,有一 定年纪的人在这些汤里喝出汗水 的记忆。这些汤以前是上不了酒 席,在乡村泥屋简陋的餐桌上出 现。最初是就地取材,方便,劳作 之余在田地边上挖采而来,很朴 实,又带点补养身体的功效,成为 村民喜爱的一种食材。一碗汤, 或者因为记忆,或者因为远离,喝 出了诸多味道。 菜的主调同样是乡村的韵

味。有一道溪鱼酱油水吸引了目 光。溪鱼不大,多是手指大小,各 种溪里的杂鱼油炸,然后加酱油 水做成,金黄的溪鱼,放几段青白 的葱段,红色的辣椒,酥香之中有 湿润,湿润之中有酥香,口感极 佳。更为关键的是,在夹起一条 鱼的时候,许多人会想起儿时在 河道里戽鱼、用畚箕捞鱼、用自制 鱼竿钓鱼等等,童年跨越时光,从 一道美食回溯。相比之下,盐焗 鱼更多的就仅仅是美味,用筷子 把粗粝的盐巴拨弄开,鱼皮撕开, 香嫩的鱼肉,满足了味蕾的需 求。不过盐焗鱼少了一些故事, 或者这故事触动的点还不足够 多,也许来自海边的游客,对盐焗 鱼有更多的记忆,而来自山地乡 村的人,溪鱼不如盐焗鱼醒目,虽 然杂,记忆却是有属于自己的腔 调,很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 点。鱼头王和盐焗鱼的地位差不 多,金黄的鱼头躺卧在白色青花 瓷盘上,几根翠绿的芹菜点缀,鱼 头王很容易地勾起动筷子的欲 望。不同的鱼,在餐桌上的角色

锅放置在桌子中间,掀开锅盖,扑鼻的香味弥漫而出,金黄的鸡肉块在煲锅里散发香味。在山上奔跑的土鸡,鸡肉更为香甜,就是作为佐料的姜片或者大蒜,因为为吃味,也有了不同的口感,鸡肉吃了,那些汤舀一点,特别下饭。当然,蔡家堡的美食不仅仅这些,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都不能拥有全部,我们只需要美好的一部分,我想我们就应该心满意足。

风卷残云一般,一桌美食被 消耗一空。在蔡家堡吃饭,饭菜 简单,但足够美味可口,坐上桌, 就像按下味蕾狂欢的启动键,汤 勺碗筷就是曲调的主要工具,可 以演奏出心满意足的乐曲。当 然,蔡家堡的美食,不仅仅是肚子 饿,就像一道菜,味道肯定不仅仅 是一种,在蔡家堡吃饭,不仅仅是 填饱肚子,许多时候还是记忆的 回溯。相当部分的人对着美食, 还是打开记忆之门,许多曾经的 故事顺着美食这道门,喷薄而出, 有快乐,有欢笑,也有艰辛,有泪 水,但经过时光发酵,就像一壶老 酒,醇香迷人。这些记忆和金碧 辉煌无关,和阳春白雪有着距离, 这是另外一种风景,属于乡村记 忆的风景。当时光走远,乡村生 活走远,乡村记忆越来越淡甚至 趋向于消失的时候,回忆就成为 一种需求。

不在包厢里,也不在什么厅堂,就是在一个钢架大棚之下,随意地摆放几张桌子,听着边上清澈的河水流淌,翠绿的青草在风中起伏,几只白鹭或者停留觅食,或者展翅飞翔。风吹过,夹起盘中的溪鱼,想象或者这是昨天刚从河里捕捞而来,而那些青菜来自咫尺之外的菜园子,一种亲近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

蔡家堡的美食,无疑是一种 桥梁。通过这一餐美食,在进行 味蕾的狂欢的同时,也让记忆来 一场聚会,吃一餐饭,就成为一种 享受。当年从蔡家堡边花山溪经 过的林语堂在经历人生种种况不 享受生活,而享受悠闲生活的目的就在于 享受等侈生活便宜得多。要 受悠闲的生活只要有一种艺术 受悠闲的生活只要有一种艺术。 时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 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的性情, 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 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 下午。那么,何妨不到蔡家堡逛逛, 然后来一餐蔡家堡的美食,按下 味蕾狂欢的启动键,享受生活。



荷 韵 陈钢铁 摄于南山水岸湖